

阅读笔记

大劫掠 — 第二卷

埃及远征（1798-1801）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的历史小说

1. 图书信息

书名：大劫掠 — 历史小说，共四卷；第二卷：《1798-1801 - 埃及远征》
作者：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体裁：以纪实与批判为旨趣的历史小说，建立在真实研究的基础上
版次：第3版，经修订；法定送存于2026年4月；电子版与纸质版
ISBN：978-2-488999-74-8
结构：《声明》，随后是四个大章，分为二十八个编号小节
时代：自1798年5月（离开土伦）至1801年秋（返回法国），尾声延伸至《埃及志》出版（1809-1829）
主要地点：土伦、马耳他、亚历山大、开罗、吉萨、塞加拉、丹德拉、底比斯、帝王谷、阿斯旺、菲莱、罗塞塔、巴黎
系列：承接第一卷（《体系的诞生》）；属于作者关于艺术品掠夺的系列作品（《被盗的房间》《遗嘱是伪造的》《掠夺》）
封面：维夫（伊泽尔省）商博良博物馆所藏罗塞塔石碑复制品，2022年7月17日摄（朱利安·佩亚尔）
相关网站：www.international-restitutions.org

2. 总体介绍

《大劫掠》第二卷从随波拿巴同行的学者、绘图师和工程师的视角，讲述埃及远征。它并不为军事行动本身而叙述——战役只用寥寥数页处理，近乎编年记事——而是写在战役阴影下发生的事：一支由“专员”和科学家组成的队伍，如何描述、测量、抄录、购买、取走并最终打包古埃及，将其运往巴黎。贯穿全书的是一个小说拒绝一语了断的问题：学术性的收集止于何处，掠夺又始于何处？

《声明》把本书置于以研究为依托的虚构之下：书中提到的所有作品，确实都是在1794至1813年法国征服期间被没收的，大多数人物真实存在，但部分人物、场景和对话出于想象。小说由此从亚历山大推进到菲莱，再从罗塞塔石碑写到1801年的投降——英国人转而索要法国人自以为已经保住的东西。德农、若马尔、傅立叶、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以及几位虚构或史料不详的人物，如译员哈桑或吉萨运河的瓦基勒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依次承载着这一追问。

3. 逐章概要

第一章 — 武装的东方

从土伦到马耳他。1798年5月19日，舰队离开土伦。船上有贝托莱、蒙日、若马尔、傅立叶和德农。贝托莱把这次“科学远征”视为一次“征集行动”。在瓦莱塔前，波拿巴宣称，在埃及取走的东西“没有在世的主人”。贝托莱低声回答他：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主人。马耳他于6月12日投降。德农阻止了人们摘下卡拉瓦乔的画，但架上画都被运走了。小说从一开始就立下规则：能搬走的就拿，事后再为之辩护。

从亚历山大到尼罗河。7月1日，亚历山大令人失望：这不过是一座满是破屋的小城。若马尔测量庞培柱，德农从三个角度为它写生。波拿巴命人把致“埃及人民”的告示译成阿拉伯文。大军随后穿越沙漠，四天后才抵达尼罗河。后来，在塞加拉的集市上，农民向士兵出售小雕像和护身符。德农买下一尊沙布提俑。译员哈桑翻译卖主的话：这是“他祖先的坟墓”。他翻译了字句，却没有翻译语气。

金字塔战役。7月21日，波拿巴向士兵喊道：“四十个世纪在注视着你们。”学者们被安置在步兵方阵中央。德农画下这场战役，又画下前景中躺着死者的金字塔。穆拉德贝伊撤退，开罗于7月24日陷落。战役次日，若马尔走进金字塔，遇见一名带着圣甲虫的年轻士兵。他明白，这个举动与学者们的取走性质相同，只是程度不同。

阿布基尔海战。8月1日，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几乎全歼法国舰队。军队从此被困在埃及。8月14日晚，德农视察存放在哈桑一卡希夫宫中的藏品。他在那里发现二十三只没有标签的箱子，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麼。他把它们记在日记里，对谁都没有提起。他也明白，归程已变得渺茫。能够回去的，取决于能够旅行的东西。

埃及研究院。1798年8月22日，波拿巴创立埃及研究院。蒙日出任院长，并主持首次会议：“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理解，不是为了征服。”若马尔与德农一同测量孟菲斯的遗迹。一位老人在尘土中为他画出巨像是如何被拖运的。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解剖尼罗河的鱼，并写信告诉居维叶。贝托莱总结五个月的工作。

开罗起义。1798年10月21日，开罗起义。炮兵轰击起义街区，镇压持续三天。学者们被关在研究院里，继续工作。德农冒着危险出门写生。他亲眼看见两名士兵洗劫一家织女的店铺。叙述者写道：“军队劫掠，如同研究院收集。字眼不同。举动同宗。”蒙日对波拿巴说，仅凭武力不足以统治。波拿巴回答：“占领就够了。”

狮身人面像与墓地。11月，德农率队前往狮身人面像，再到塞加拉，若马尔在那里测量左塞尔金字塔。贝托莱研究木乃伊的树脂和那特龙湖的泡碱。面对与今日朱鹭毫无二致的木乃伊朱鹭，若弗鲁瓦提到居维叶视之为物种不变的证据。拉马克则认为三千年太短，看不出变化。贝托莱的结论是，两人都无法证明。德农在一块花岗岩碎片上写道：“我们取走的，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知识。”随后他捡起一块碎片。

科学论争。在12月15日的会议上，蒙日捍卫度量，傅立叶捍卫意义。波拿巴裁断：两者都需要。每人汇报自己的工作，傅立叶记住了一句话：“传递先于理解。”在走廊里，他问德农是否打算带走这些物品。德农回答，有些东西必须旅行才能被看见。贝托莱提醒波拿巴，撤离将仓促进行，只有已经装箱的东西才能带走。波拿巴宣布前往上埃及：“德农将为我们开路。”

第二章 — 溯尼罗河而上

丹德拉。1798年12月25日，德塞的纵队向南出发。波拿巴交给德农一份四页的清单，并立下规矩：“法国不劫掠。它挑选、记录、保存。劫掠的是士兵。”在丹德拉，德农借烛光画下黄道带。库泰尔上尉认为可以拆卸，但耗时极长：“也许要三十年”。若马尔发现了士官长奥贝尔手中的清单。他估计已有近一万件物品被取走。科斯塔兹认为这个数字准确。“这不是理由。”若马尔回答。

底比斯。1月27日，远征队在底比斯对岸扎营。在卡尔纳克，若马尔弄明白神庙的轴线正对冬至日出的方向。傅立叶确认他的计算无误。在卢克索，德塞问能否取走方尖碑。每座重二百三十吨，此事被推后。德农私下留下一尊镀金青铜的奥西里斯面像，没有申报。一位老看守对他说，每支军队都要“拿石头”。夜里，若马尔发现了哈桑的买卖：他在所有交易中抽取佣金。

帝王谷。1月30日，若马尔对帝王谷做三角测量。若卢瓦发现，向学者们展示墓穴的向导，反而加速了盗掘。在一座墓中，德农取走一卷《亡灵书》纸草，随后又从一名士兵手中拿走第二卷纸草。他记下：“赶在士兵之前取了纸草。”若马尔在日记中写道，收藏与掠夺之别，在于去向，而不在于行为。面对门农巨像，他看到：唯有无法带走的，才保有其意义。

阿斯旺。2月2日，纵队向阿斯旺进发。若卢瓦看见一名士兵在骡子上勒紧一只口袋，袋口露出一块浮雕。2月12日，在康翁波，外科医生布吕扬在神庙墙上认出了外科器械。但两名军士用大锤撬开了圣殿的一块石板。德塞重申，没有书面命令不得触碰任何东西，随即承认这些规定并不够用。石板在夜里消失了。若卢瓦抄下一段铭文，他知道自己的抄本将是唯一的存世之本。

菲莱。2月17日，德农和若卢瓦乘三桅帆船抵达菲莱。德农本可依法拆下图拉真亭的几块石块。他放弃了，并非出于顾虑，而是因为他不愿毁掉打动自己的东西。返回开罗用了十七天。士兵们为一尊小雕像大打出手，农民们要收三十五个皮阿斯特才肯开闸。在阿比多斯，德农花五个皮阿斯特买下一块刚从墙上凿下的残片。在开罗，波拿巴已赴叙利亚，六月才回来。

罗塞塔石碑。1799年7月15日，布沙尔中尉在罗塞塔附近发现一块黑色花岗闪长岩石碑，上面刻有三种文字。马塞尔和赖热读了它：希腊文部分是为托勒密五世而颁的诏令。马塞尔制作了大量拓片，并把一部分寄往欧洲。若马尔明白，这块石头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件物品。8月5日，他把希腊文中的“托勒密”与王名圈作比较，推测王名圈是专有名词。克莱贝尔概括道：“你们凭一篇税收文告，找到了打开古埃及的钥匙。”

谈判、胜利与克莱贝尔之死。8月18日，波拿巴与德农、蒙日、贝托莱秘密离开埃及。克莱贝尔接掌指挥。若马尔清点出九十六只箱子，其中二十三只仍无标签。1800年1月24日签署的阿里什协定，规定连同藏品一并撤离。但3月，基恩海军上将拒绝批准。克莱贝尔于3月20日在赫利奥波利斯击败奥斯曼军。他于1800年6月14日遇刺。梅努继任。

第三章 — 学者的时代

最后的战事。梅努接掌指挥，没有改变研究院的工作。在六月的会议上，二十二岁的若马尔为文献而非纪念建筑辩护。他断言，《埃及志》将能携带，而神庙不能。1800年6月25日，一支远征队前往塔尼斯和布巴斯提斯。若弗鲁瓦在那里取了六具猫木乃伊。若卢瓦把一具青铜小猫棺塞进挎包。秋天，他三天之内抄完一部科普特僧侣们不肯出售的诗篇集。

沙漠远征。德塞1800年6月14日在马伦戈阵亡的消息，8月传到开罗。若卢瓦留下了将军的小折刀。在三角洲的塞易斯和布托，没有什么可带走，因为石块都砌在农民的房子墙里。梅努想把工作转向伊斯兰时期的埃及，最后达成了妥协。三月的一个早晨，若卢瓦看见一名士兵十五秒内从一座科普特住宅的壁龛里取走一尊青铜伊西斯像。他只能画下空壁龛。

农业与灌溉。1800至1801年冬，孔泰在研究院介绍埃及的灌溉技术。若卢瓦遇见了掌管吉萨运河已十六年的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并带回七十二小袋淤泥。孔泰评论道：“我们对待他们的土地，和对待他们的雕像一样。”若卢瓦回答，取淤泥不会让田地变贫瘠，但尼罗河不会归还雕像。阿卜杜拉对他说，文字取代不了千年的实践。他给他看清淤时发现的四块刻字石块。若卢瓦把它们画下来，然后带走了最小的一块。

时间的紧迫。1801年3月8日，一万六千名英军在阿布基尔登陆。委员会决定把一切都复制一份，以保住成果。马塞尔记下他的购买清单。若卢瓦让人制作摹本。若马尔九天内重抄了全部测绘，若弗鲁瓦画下他的物种。在四月的道德辩论中，若马尔区分了三类物品，其中包括从考古遗址取出的：“这些物品属

于埃及。我们把它拿走了。”若卢瓦的结论是，之后出版是为了替这一取走辩护。6月20日，他数出2087幅图。

开罗的失败。1801年6月27日，贝利亚尔谈判开罗的投降。有一条款涉及“阿拉伯手稿、雕像以及为共和国所做的其他收藏”。傅立叶认为它有意含糊，并寻找它未涵盖的部分。6月30日，商人苏莱曼·卡巴尼把沙布提俑、圣甲虫和金护身符卖给马塞尔，登记在他的个人清单上。若弗鲁瓦威胁说，一旦被没收，就烧掉他的藏品。傅立叶总结道：“他们将拿走原件。我们将保留副本。”启程之日为7月2日。

向亚历山大进军。7月2日，一万三千名士兵、两百名平民和学者们离开开罗。一支奥斯曼巡逻队以埃及的名义索要箱子，被达马斯将军打发走。一名里昂逃兵受鞭刑。他对若弗鲁瓦说，他不想看到亚历山大将发生的事。7月7日爆发沙尘暴，随后遇到科普特难民。7月13日，两名英国军官要检查行李，达马斯拒绝。14日，大军带着六十三只箱子抵达亚历山大。

第四章 — 溃败与归途

大型文物。1801年9月3日，汉密尔顿和克拉克前来接收藏品。克拉克清点了六十三只箱子。9月4日，大型文物被登记在册：罗塞塔石碑、奈克塔内布二世的石棺、一尊阿蒙大祭司像和一只巨大的拳头。傅立叶不质疑这一权利。他只要求历史记住，是委员会发现了这些物件。法国人曾指责士兵的，英国人如今拿来指责他们。

保住的藏品。科学仪器被认定为个人财产。9月9日，克拉克对若弗鲁瓦的藏品下手时，后者威胁要放火烧掉他的箱子。克拉克退让了。汉密尔顿同意委员会出版其图稿，条件是寄一份到大英博物馆。小型文物和木乃伊对半分配。马塞尔保留了他的拓片。若卢瓦保留了他的图稿，钱币则留给学者，只有十五枚左右除外。

掠夺的伦理。9月18日，汉密尔顿独自前来用餐，宣布奈克塔内布的石棺次日启运。若卢瓦回答，一百年后，一个埃及人将不得不前往伦敦才能看到它。若弗鲁瓦提醒说，邀请他们来的并不是埃及。傅立叶问，如果有朝一日埃及索还其财产，大英博物馆会如何回答。汉密尔顿答道：“我无法代表下个世纪作出承诺。”

9月22日，商人马哈茂德·塔维勒要求归还据称被偷走的八尊小雕像。汉密尔顿拒绝归还。笔录当晚签署。

告别。九月的最后几天用于打包。若卢瓦完成了他2087幅图的索引，四十二只箱子被封好。汉密尔顿发放通行证。若卢瓦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善用你所带走的东西。”他们从此再未相见。10月1日，若卢瓦向亚历山大的一位谢赫告别，随后开始登船。他把铜管留在铺位上随身保管。

航渡。最初几天海面汹涌。若马尔注意到，大金字塔的底边东西向略长于南北向。他由此得出结论：建造者考虑到了地球的曲率。这一假说既让他兴奋，又让他害怕，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失传的知识。傅立叶撕掉了十一份序言开头，才决定从尼罗河写起。船队在瓦莱塔停靠，那里飘着英国旗。10月16日，法国出现在眼前。

返回法国。1801年10月18日，船队抵达土伦，距离出发已三年零五个月。四十二只箱子被当作面粉货物处理。傅立叶起草了官方报告，只在附录的一条注释中提到损失。10月28日在巴黎，既无游行也无招待。12月10日，波拿巴把《埃及志》定为国家工程。傅立叶任总编，德农任艺术总监。委员会中约有三十人死于埃及。

工作开始。返回一年后，若马尔在十字弗班街那间冰冷的房间里誊写他的测绘。《埃及志》预告规模宏大：894幅图版、约四百幅版画，二十三卷，于1809至1829年间陆续出版。傅立叶划掉德农条目中抒情

的句子，德农又把它们补了回去。他们让两种语调并存。1802年12月31日，德农望着他的铜管，开始写卡尔纳克的条目。叙述者总结道：“雕像在伦敦。知识在巴黎。”

4. 主要人物

多米尼克·维旺·德农（绘图师，后任博物馆馆长）

小说上半部的核心视角。他先画死者，再画建筑，在马耳他救下卡拉瓦乔，并在帝王谷取走纸草。1799年8月随波拿巴离开埃及。

拿破仑·波拿巴（总司令）

既遥远又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交给德农一份四页的清单，并提出合法性的“三个层次”：委员会带着表格运回的，归卢浮宫；士兵装进背囊的，他无法阻止；学者记在笔记里的，则以另一种形式留在法国。他于1799年8月18日秘密离开埃及。

加斯帕尔·蒙日（数学家）

埃及研究院院长；捍卫度量，反对傅立叶所主张的意义。

克洛德-路易·贝托莱（化学家）

把远征称为“征集行动”；研究防腐树脂、那特龙和化学平衡。

约瑟夫·傅立叶（数学家）

意义与综合的声音；组织对成果的系统抄录，提出“副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并撰写《埃及志》序言。1830年去世。

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工程师兼地理学家）

观察、测量、计算；捍卫王名圈假说和建筑大地测量学。

普罗斯珀·若卢瓦（工程师）

委员会的工程师兼绘图师；抄录、摹绘，并于1801年面对克拉克捍卫笔记本。

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博物学家）

动物学藏品的捍卫者；他面对英国人威胁焚烧标本，是小说的高光时刻之一。

让-约瑟夫·马塞尔（东方学家）

罗塞塔石碑拓片的制作人，并编有一份含162条的登记册；物品被没收时，由他留下记录。

路易·德塞（将军）

上埃及的征服者，推动了向南的远征。在马伦戈阵亡。

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将军）

波拿巴的继任者；1800年6月14日在开罗被苏莱曼·哈莱比刺杀。

科斯塔兹（工程师）

在丹德拉，他在露天处填写官方征集表格，据若马尔所言，这正是收集与士兵劫掠的区别。

尼古拉-雅克·孔泰（工程师兼发明家）

向研究院介绍埃及水利，并提出：“我们对待他们的土地，和对待他们的雕像一样。”1805年去世。

哈桑（译员）

开罗的译员：他翻译，从交易中抽取佣金，看得见却无力作为。小说中几乎所有埃及人的话都经他之口。

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吉萨运河的瓦基勒*）

灌溉知识的掌握者，他提醒人们，文字取代不了经验。

威廉·理查德·汉密尔顿与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英国专员*）

他们在1801年索要大型文物，并把法国人自己的论据反用于法国人。

梅努（*将军*）

继克莱贝尔之后的指挥官，皈依伊斯兰教，坚守亚历山大直至1801年投降。

奥贝尔、马哈茂德·塔维勒、苏莱曼·卡巴尼、里昂逃兵（*虚构或史料不详的人物*）

这些人物的历史根据在文本中并未确立；他们为史料所沉默的一切发声。

5. 主要主题

收集与掠夺：名称之别，而非举动之别

整部小说都包含在开罗起义的这句话里：“军队劫掠，如同研究院收集。字眼不同。举动同宗。”波拿巴所宣称的区分——士兵劫掠，法国挑选——被重提、被讨论、被事实检验。

合法性的三个层次

波拿巴的四页清单、学者们的许可，以及面对士兵时的无力，构成了一架层层递进的辩护阶梯。学者自以为救下的，将军下令，士兵带走。

重量决定什么离开

小说把文化遗产的抉择归结为搬运问题：能挪动的就是可以挪动的。决定什么离开埃及的，是重量，而非价值。

物品与信息

面对损失，学者们大量制作副本、图稿、摹本和拓片：“副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小说的后半部从取走物品，滑向攫取知识。

地方性知识与学者的知识

法国工程师从瓦基勒那里学到，文字取代不了实际操作。小说表明，学者们依赖一种他们声称只是在采集的知识。

为占领服务的科学

研究院、工坊、地图：科学是法国驻留的工具之一。本书并不谴责它；它显示的是，科学在为谁服务。

无声的埃及人

埃及人的话几乎总是经由译员转述，以“他说……”之类的套语呈现。这种沉默本身也是一个主题：遗产的主人并不列席委员会。

被掠夺的掠夺者

最后一章显示，英国人转而拿走了法国人拿走的东西。劫掠的逻辑并不止步于某一个国家。

6. 有据可查的部分与虚构的部分

小说依托于确凿的事实：阿布基尔海战、埃及研究院的创立、布沙尔于1799年7月15日发现罗塞塔石碑、克莱贝尔遇刺、赫利奥波利斯之胜、开罗投降协定第16条、与汉密尔顿和克拉克的对峙、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威胁、德农出任博物馆馆长，以及《埃及志》的出版。相反，对话、内心想法和某些次要人物出于想象，正如《声明》所指明的。

有两处仍然模糊：若干人物（奥贝尔、马哈茂德·塔维勒、苏莱曼·卡巴尼、里昂逃兵）的历史根据在文本中并未确立；德农在阿布基尔之后瞥见的二十三只无标签箱子，在本卷中从未得到说明。

7. 叙事结构与风格

- 四个运动构成的结构：登船与征服、溯尼罗河而上、败局的考验、归途；小说以对开篇的回响作结。
- 移动的焦点：德农承担上半部；他离开后，视线转向若马尔、若卢瓦和傅立叶。
- 对清单的偏好：数字、度量、箱子清单（96，然后63，再然后42）取代了悬念。
- 两种笔调：战役用简短的编年记事，发现与对话则用长而细腻的场景。
- 以落点收束的警句式句子，概括一场戏，并像叠句一样反复出现。
- 全知的叙述者：他预告将要发生的事（协和广场的方尖碑、阿斯旺大坝），赋予叙事以历史纵深。

8. 重要引文

“波拿巴称之为科学远征的，贝托莱在私人笔记中称之为征集行动。这个说法更准确。”

“军队劫掠，如同研究院收集。字眼不同。举动同宗。”

“收藏与掠夺之别，是去向之别，而非行为之别。我们为巴黎收集。他们为自己劫掠。帝王谷分不出这种差别。”

“不是价值。不是历史重要性。是重量。”

“他们将拿走原件。我们将保留副本。副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

“回答的不会是我。回答的会是另一个人，在另一种情形下。我无法代表下个世纪作出承诺。”

“雕像在伦敦。知识在巴黎。”

9. 批判性分析

优点

- 论点清晰，贯穿始终：收集与掠夺之别，被事实所检验。
- 史料翔实，通过具体情节呈现（帝王谷、罗塞塔、若弗鲁瓦的威胁）。
- 有力的场景：马耳他、吉萨之夜、汉密尔顿的晚宴、打火机的威胁。
- 语调克制：小说陈述多于谴责，让读者自行判断。

局限与需要留意之处

- 论点由众多人物道出，因而十分易读，却造成了冗余。
- 叙利亚战役被压缩为两句话：这一选择可以理解，但省略显得突兀。
- 埃及人几乎总是经由译员转述（“他说……”）：这一手法有意味，却使他们始终处于次要位置。
- 第四章充斥着说明性的对话，这些对话陈述道德结算，而不是让人感受到它。
- 二十三只无标签箱子的线索在本卷中仍然悬而未决。
- 1799年8月之后，重心从德农移向若马尔、若卢瓦和傅立叶，削弱了后半部的平衡。

10. 结论

《大劫掠》第二卷是一部道德清点的小说：它追随学者们的埃及，以显示学术性的收集与掠夺，区别在于去向而不在于举动。全书围绕一个十分在场的论点展开，后半部节奏有所转换，却以具体的场景和朴素的文笔守住了这一论点。它最后的教训也最令人不安：法国所取走的，英国人转而从它手中取走，而埃及人，只是请求记下他们的名字。

完整文体分析

大劫掠 — 第二卷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的小说

语言、叙事结构与修辞效果研究

作者：皮埃尔·科隆日

关键词：清单、视线接力、转述话语、警句、预叙

方法导论

本研究以《大劫掠》第二卷（《埃及远征，1798-1801》）为对象。它仅限于这一卷：关于整个系列的想法，仅适用于本卷。研究所读的，是一部让形式服务于道德追问的小说的语言、叙事结构与修辞效果。每一节都以引文为依据，并将其放回所在小节。

小说选择了调查式而非抒发式的写作：短句、数字、清单、警句。读者被当作见证人，而非观众，这也解释了清单与文献的分量。

1. 多焦点的小说：视线的接力

叙事没有唯一的主人公。首先是德农在看：他先画死者，后画石头，阻止人们在马耳他带走卡拉瓦乔，又在帝王谷取走一卷纸草。1799年8月他离开后，由若马尔、若卢瓦、马塞尔和傅立叶接力。这一焦点的转换，使小说从观看过渡到度量，又从度量过渡到抄录。

“X所未见的”这一手法开启了多个段落：叙述者置身人物的意识之外，以人物所不知道的内容补足其视野。效果是双重的：它使场景带有反讽，并提醒读者学者们的视角是局部的。

“她将死在一艘船上。”

第一章，第1节 — 德农在马耳他面对卡拉瓦乔。

2. 作为形式的清单：数字、度量、列表

小说把数字变成文学材料。箱子从96只减到63只，再减到42只；损失就读在这一递减之中。若马尔在丹德拉的估算（800件，然后超过1000件，再到整个战役的10000件）和马塞尔的登记册（162条），仅凭记账就制造出紧张感。悬念不在情节，而在结算。

这种写法让读者感到事物的真实重量，正合小说自己宣布的法则：决定什么离开的，不是价值，而是重量。

“不是价值。不是历史重要性。是重量。”

第二章，第4节 — 阿斯旺。

3. 两种语言体制：表格与感性

文本交替使用行政体制（清单、表格、笔录、条款）与感性体制（光、石、手、夜）。前者枯燥而具权威；后者给予读者在表格中失去的东西。这种对比是一种手段：它显示程序抹去了什么。

抄录、测量和绘图的场景，是两种体制交会之处。语言在这里获得最大的产出。

4. 为了不忘而写：笔记本、书信、副本

几乎所有人物都在书写：德农写信，若马尔记笔记，马塞尔做登记册，傅立叶写序言。小说把写作变成对预告中的损失的回应，把抄录变成既是技术的、也是道德的举动。

“副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这句话凝聚了这一想法。它也为结尾的反讽做了铺垫：被保住的，是能装进一个卷筒里的东西。

“他们将拿走原件。我们将保留副本。副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

第三章，第5节 — 开罗的失败。

5. 被中介的他者之声：译员与转述话语

埃及人几乎总是通过哈桑或另一位译员说话。主导的形式是转述话语：“他说……”，“他说他明白”。这一手法是一种修辞格：它让人感到，他者的声音并未被直接听见。

最意味深长的一段，是马哈茂德·塔维勒在刚被拒绝归还小雕像之后，要求记下他的名字。翻译的是他的儿子，要求被接受了：这是埃及人的声音唯一一次得以被写入。

“他说他明白。但他还是说，请记下我的名字。”

第四章，第3节 — 掠夺的伦理。

6. 物质与动作：石、手、光

小说留意物质：花岗闪长岩、纸草、淤泥、树脂、那特龙。手（抄写者的手、织女的手、灌溉者的手）在此是知识所在。“手知道”这一说法确立了一种身体性的知识，是研究院所不具备的。

光起着标点的作用：守夜的灯、尼罗河上的黎明、吉萨之夜。它标示场景的出入，赋予叙事以呼吸。

7. 警句、落点与更正

文体偏爱简短的警句，常置于段尾。它采取更正的形式（“那不是冷漠。那是他害怕的方式。”）、对偶的形式（“他们拿走他们以为是珍宝的东西。我们拿走我们以为是知识的东西。”），或是缩略的形式（“字眼不同。举动同宗。”）。

这些修辞格赋予全书记忆的力量，也赋予它署名式的特征；它们的规律回归起着叠句的作用，却近乎矫饰：有些场景收束于读者早已猜到的一句话。

“军队劫掠，如同研究院收集。字眼不同。举动同宗。”

第一章，第6节 — 开罗起义。

8. 全知的叙述者：预叙与编年记事的笔调

叙述者超出其人物的意识。他预告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卡代纸草、阿斯旺大坝，赋予场景以历史纵深。这些预叙把文本写入当今归还问题的记忆，却从不直接点名。

对于战役（阿布基尔、赫利奥波利斯）和克莱贝尔之死，他转换笔调，采用编年记事的语气：句子更短，有日期，有事实。这一转换表明，军事史并不是对象，真正的场景发生在别处。

9. 节奏、守夜与整体结构

各节常以一盏灯、一个夜晚、一片星座收束：叙事以守夜推进。节奏在长场景（丹德拉、汉密尔顿的晚宴）与编年式的省略（叙利亚战役、航渡）之间摆动，避免了清单的单调。

结构是环形的：小说始于土伦码头，终于巴黎，终于德农的卡尔纳克条目，以猎户座为共同的地平线。

结尾依然开放：“德农还没有写完。战事将要重启。”

“雕像在伦敦。知识在巴黎。”

第四章，第7节 — 工作开始。

10. 文体的长处与局限

优点

- 朴素的写作，适合一个浮夸会令人生疑的主题。
- 一种形式（清单），让结构承载论点所陈述的内容。
- 醒目而易记的警句。
- 双重笔调（编年与场景），使节奏富于变化。

局限与需要留意之处

- 论点由众多人物承载，确立得有力，却终至重复。
- 极为频繁的落点式警句，渐趋可预测。
- 转述话语是有意的取舍，使埃及人的声音保持距离，且变化不多。
- 末章的对话往往是说明多于戏剧。

结论

《大劫掠》第二卷建立在调查式的写作之上：它计数、度量、引用、更正。它的首要品质是形式与主旨的一致，因为清单既是主题，也是方法。警句频繁出现，起着叠句的作用；当这部书让物品与沉默自己说话时，它最为出色。

“邀请我们的并不是埃及。”

第四章，第3节 — 汉密尔顿晚宴的结束语。